

影片《第二十条》观后

□ 陈学璞

龙年初一,我携家人到电影院观看《第二十条》。这是一部由张艺谋导演的现实主义喜剧电影。影片围绕“正当防卫”案件展开,准确地阐释有关法律的涵义及执法问题,弘扬“法不能向不法让步”理念,捍卫公平正义,可以说是主旋律宣传的重大主题与重要题材。但影片不仅仅是“正当防卫”法律条文阐释,还有更丰富的内涵,能够引起人们多角度的思考。

《第二十条》主要讲述挂职检察官韩明遭遇的三个故事,或者说三条线索。一是,他的儿子高中生韩雨辰看到同学被霸凌,没有胆怯躲事,而是挺身而出,帮助了弱勢的同学,可是却被教导主任的儿子诬告而被拘留。二是,公交车司机张贵生看到女乘客受侮,尽管年龄、体能处于劣势,仍勇敢上前,阻止歹徒,可是却因防卫过当而被判刑。三是,为了给女儿治病而借高利贷的王永强,因防卫过当而被捕入狱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十条规定了正当防卫的概念和法律后果。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、公共利益、本人或者他人的人

身、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,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。如果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,这种行为属于正当防卫,不负刑事责任。我国1979年刑法就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。1997年,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,放宽了防卫限度的条件,但在一段时期内适用得较少。由于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事实、证据比较复杂,相当部分的案件缺少证据,加上“死者为大”、“谁闹谁有理”、“谁死伤谁有理”的习俗等因素,使得检察官按照“第二十条”办案困难重重。

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案件,涉及各种群体以及诸多问题,影片没有回避,而是把“激活第二十条”置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和家庭矛盾以及人物的感情纠葛之中。主角韩明作为办案的主检察官,面临各种“中年危机”,妻子因与涉案人员家长冲突而被拘留,搭档被上级误解而被停职,更是雪上加霜。揭示“激活第二十条”不能仅仅停留于司法解释,而是一个坚定社会公平正义、坚持依法治国的曲折过程。影片塑造的检察官群体,是新时代检察队伍的一个缩影,在他们身上有“为大局

服务、为人民司法、为法治担当”的坚定信念,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生活难题,从而多侧面展示出影片内容的丰富性。

在艺术处理上,故事情节紧凑,桥段设置精当,对话风趣幽默。故事线条相互交织,脉络清晰。背景音乐铺垫,合理设计悬念,既有激烈冲突,又有风平浪静。除了艺术构造,演员在影片中也是实力绽放。如饰演韩明的雷佳音,在事业和生活中都屡遭挫折,但在斗争中终于走出“憋屈”,所诠释的检察官对他是一次全新突破。高叶饰演的女检察官吕玲玲,具有敢斗敢拼,永不放弃的轴劲儿和韧劲儿,成为新时代司法工作者正义形象的真实写照。

从电影院走出来,我与儿子讨论影片的不足之处。如影片为了营造气氛而制造过多笑点,浪费了一些时间,以致最后对故事的结局匆匆煞尾,这对观众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

《第二十条》在春节档放映,给观众带来会意的笑声。但它不仅仅是贺岁片,更是一部主题严肃的法治教育和人生励志片,而且后者的影响力会更远更持久。

罗城安宁寺

☐ 何恒清

站在安宁寺的门口,我小心翼翼地问自己:安宁寺一直都在这里吗?经历那么多次的崩塌和重建,有多少往日痕迹可寻?

安宁寺最近的一次拆毁,即1956年,寺内物品仍有迹可循,其中最重要的物品——镇寺古钟,一是被运到了龙岸镇的龙平小学,用它低沉而悠远的声音提醒师生上课和下课。20世纪80年代成立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时,又被运往县城,见证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成立。这一口镇寺古钟,系广西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明代古铁钟之一。它最终被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博物馆收藏于馆内,这于它而言亦不失为一个好的归宿。只是从此之后,安宁寺的上空再也没有回荡起它的钟声。

除了镇寺古碑,那些尚有使用价值的砖瓦、木料,则用于建设龙岸粮所、供销社。巧合的是,我长辈曾供职于龙岸供销社,小时候我常穿行其中,可是那时我并不知道,头顶上的某根木头某块砖瓦竟来自一座名叫安宁寺的庙宇。在很长的一段岁月里,我在它们的注视下玩耍、成长,然后离开家乡。那些头顶上的砖瓦、木头,之前在安宁寺的殿堂,后来混杂在供销社的屋顶、墙体、屋檐,眼皮底下穿行的尽是买油买盐买酱买醋的人。寺庙的香火和人间的烟火有什么不一样?在寺庙内上香和在供销社抢购的同一个入又有什么分别?在屋檐下玩耍的孩童,和后来漂泊数百公里之外的中年人,是同一个人吗?若有机会,我一定会问问那些来自安宁寺的砖瓦和木头。

我端详着眼前的这座寺庙，举起手机，试图把一个完整的安宁寺拍下来。我拍寺庙的全景，拍门头上的双龙戏珠，拍门前两根坚固石柱，拍门两侧的对联，拍庙里面的一尊尊雕像，一块块石碑，一块块石板，拍看起来很普通的一棵棵树。久远的和现代的，坚固的和易碎的，都需要被记录。但是我显然已错过了，我只能努力寻找它们留下的一些印记和尘埃，努力寻找那些回荡在时空之上的微弱声响。

去安宁寺是找一直以来心里的想法,这次是我和几位罗城文友,在两位老人的引领下抵达安宁寺的。两位老人是土生土长的夏珠村人,一位姓覃,另一位姓黎,都做过老师,退休后回到村里安度晚年。当我们在村里转,其中的一位文友看到一座房子的四周摆满了各种漂亮的盆景,立即笃定地说,这就是覃老师家了。覃老师喜欢从附近的山野找来形态各异的树根和野草,退休后把家里拾掇成了一个小小花园。而黎老师,退休前是位美术老师,安宁寺现有好几十尊栩栩如生的塑像,就是他在漫长的时间里,一点点打磨,一点点勾画出来的。

在前往安宁寺的路上,我们没遇到几个人,特别是年轻人。这里跟其他乡村一样,年轻人都涌进了城市。他们的脚步汇入城市的人潮,学会了在城市的道路上奔跑,越跑越快,直到停不下来。大家都往外走,都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,只有像覃老师和黎老师这样的老人,才不缓不急地走在村里,陪我们静静地走在通往安宁寺的路上。幸运的是,历经数百年风雨,安宁寺仍然安静地屹立在夏珠村河畔,等大家千帆过尽历经热闹和清冷后,回来。



苗族『跳坡节』。

黄福宁 摄

红薯香

覃源漫(壮族)

小时候,我对时间没有概念,只有当母亲把红薯放进草木灰里,我才兴奋喊着:“冬天来了,有红薯吃了!”

天气渐凉，母亲把地里收来的红薯放户外晒几天，让红薯脱些水分，表皮有些皱巴巴的，就转移到储藏室里。这个储藏室，平时堆木柴，放农具，冬天则专司存放红薯。先铺一层厚厚的草木灰，再把红薯一个个码上去，又放上层木柴，如此反复，像码砖砌墙，不一会儿就填满了储藏室。

天还不亮，母亲就起床了，开始一天的忙碌。先煮猪食。猪食的锅巨大，直径一米多。大火烧水，加木薯粉，细细地切红薯藤，一咕咚倒进热气腾腾的锅里，用木棍搅拌。柴火烧尽，灶膛刺出一堆灰乎乎的草木灰。母亲从储藏室扒出十多个红薯，丢进热草木灰里，再用火铲拨弄几下，让红薯被草木灰均匀

匀包裹。喂完猪，母亲就下地干活去了。

这是煨红薯。“待他自熟莫催他，火候足时他自美。”苏东坡的诗用在此处，恰当。“今天碰上刘三姐，红薯落灶你该煨。”电影《刘三姐》里的山歌这样唱，贴切。

每到天亮，我们四兄弟起床，拿火钳往灶里一扒，红薯就滚出来了，香味扑鼻。我们剥掉红薯皮，哈着热气吃，吃完了，身心舒泰，拍拍手，背起书包，蹦跳着上学去。同时，又满心期待“下一个天亮”，天亮后又会有热乎乎、香喷喷的煨红薯。

“为什么要把红薯放到草木灰里？”我问。大人们总是笑着说：“怕红薯被偷走。”长大了我才明白，红薯放草木灰里，可防潮，防冻，防老鼠，蛀虫，说来还是储藏的智慧。

红薯冷灰储藏,热灰煨熟,香甜可口,让人回味无穷。

回家过年

□ 潘 文

老家在北乡，每逢年底，父亲便迫不及待地领着妈妈和我们四姊妹回北乡去。于是，每年岁末随父亲回老家便成了我们最兴奋的事儿。单是在街头巷尾吃一顿面条或饺子什么的，就足以让我们从年头盼到年尾。

回老家，总得给乡里乡亲捎点什么呢。父母便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，买了些礼物，父亲说：“难得的，过年嘛。”可是，去乘车还得走两三个小时坑坑洼洼的路，好在有邻居相送，一根扁担把大包小包挑在两头，我们便可空手上路了。赶到车站，往日

冷清的小站变得热闹非凡。客车徐徐入站,人群如潮水般涌向车身。文质彬彬的车票检查员此时踮起脚尖,伸长细小的脖子,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:“别挤别挤,一个个来!”但她的声音总是刚叫出便被人群的嘈杂声淹没。

起初,父亲不愿像别人那般将孩子从窗口递进去,后来怕是没法子了,一番思量后,他鼓起勇气,将我和妹妹紧紧抱在怀里,双手一挥,我们便像两只小猫般弓着腰,双手紧握窗沿,滑入车内。站稳脚后,我们又小心翼翼地将父亲递进来的包裹一一放入车内。不久,父亲一手拉一个,哥哥和姐姐鱼儿般从车门中游了进来,而母亲则紧跟其后。

汽车颠簸了半天才到站，每次车刚停就有父亲的朋友迎上来。我们叫着叔叔阿姨，然后拘谨地藏匿在父母身后。父亲有空便领我们看大街小巷，那时，我才恍然觉得世界是那么大，又是那样的神奇。

第二天夜幕降临时,我们乘坐的车辆驶入墨染般的黑夜中,父母手持手电筒,在熙攘的人群中焦急地寻找前来接站的叔叔。我和妹妹常在车上就睡着了,醒来时,发现自己被棉被包着,斜坐在箩筐里。箩筐随着走路的步子摇晃,我和妹妹便在两头笑闹着,像荡秋千。妈妈在一旁直叫:“别闹!叔叔多难找。”田间弯弯绕绕的羊肠小道,时黑时亮的手电筒光,

回荡在田野里稚嫩的笑声,在记忆中也充满了诗意和温情。

奇怪的是，父亲总能弄上几个彩珠筒带回家，这成了我们唯一的娱乐品。年夜，父亲叫上他的侄儿侄女，在欢呼声里点燃这些简易烟花，细碎的火花点缀着黑黝黝的夜，虽然那些光焰与现在绚丽多姿的烟花无法相比，但在我心里它同样充满魅力。

现如今,跟丈夫领着孩子回家过年,我总会感叹生活的变化,也总会忆起小时候随父亲回家过年的情景。也许,人们盼过年,盼的并不是过年的那一刻,而是即将过年的那一种温馨快乐,追求的是匆忙中、辛苦中充盈了幸福祥和的那一种心情。

除夕，端详一副春联

□ 拓夫（壮族）

春字的一撇，长而舒展
像斜长的一根竹子
福字厚重，仿佛浓墨里
流淌的都是吉祥

平仄相对的文字
像老家具的榫卯
把除旧迎新
作为一个仪式
牢牢固定

此时,有鸡犬之声相闻
有进村的汽车鸣笛
有零星的鞭炮响起

我转过身，在城乡之间
选择一个叫做新桃的村子
在人生的缝隙里
选择光和善良
在回到老家的第一个梦里
选择遇见母亲